

永恒的春天

散文 特写 报告文学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I 218.63/1

永恒的春天

原 著 者 1919年 11月 10日

第 一 次 印 行 1919年 11月 10日

（上海）商务印书馆



内 容 提 要

本集编辑了湖北省一九四九年以来较优秀的散文、特写、报告文学三十九篇。其中有脍炙人口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些作品大都笔调明丽，艺术地再现了时代底风貌。

永 恒 的 春 天

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375印张 1插页 352,000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107·172 定价：0.95元

序

徐 迟

湖北省文联的几位同志，经过半年多的极为浩繁的评选工作，阅读了所能收集到的大量报刊和出版物上的文章，选出了这一本《永恒的春天》（湖北省散文、特写、报告文学选集），并命我作序。

我想出版这个开国以来的全省三十年的散文作品的选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繁荣湖北省的散文创作；如是，通过这选集以考察散文创作的来龙和去脉，便于总结工作，继往开来，以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而其意义当然是很大的。

但选本的工作却是不容易做好的。凡是选集，都不免挂一漏万。三十年里的散文文献很多，因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周全地收集它们就很不容易了。因之，应该选入本集而没有选入的佳作，想必是很多的。力不能及，于心未安。

现在，仅就已经选出的作品而言，选题还是相当广泛的。有了关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纪念文章；又有了关于毛主席的武昌都府堤旧居和毛主席在长江大桥上的文章；还有了关于华主席的文章；以及关于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关于革命先烈向警予的，战斗英雄张渭良

的，老红军方和明的，傅兴贵的，熊厚安和吴招远的等篇文章；还有，在现代农业方面的，诸如反映刘集人民公社的《车轮滚滚》，旭光大队的《长港万能人》和养蚕模范的《林淑英》等篇；在现代工业方面的，诸如反映丹江口大坝工地上的《黄泥小屋》，关于襄樊棉织厂的，三三〇工地的和排子河渡槽的等篇；在现代国防方面的，诸如反映飞行员的《阿细族能飞的儿子》等篇；在现代科技方面的，诸如关于鱼类学专家的伍献文，宇宙线观测站等篇，取材范围，确实很广泛很宽阔。所选作者，一共三十六人。

然而选集的工作还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开国以来的三十年里，我们在各条战线上的功勋业绩是光辉灿烂的。但是有许多领域在这个选集里并没有触及，为数众多的写英雄模范人物的佳作也有没选进来的。我们的文学队伍，受尽了林彪、“四人帮”的狂飙与骤雨，没有能够长期深入到群众中去，有的作家们硬生生地被从生活基地上拔了出来；刊物被封，出版物被禁；文化遗产烧为灰烬，文学工作者受到冲击，一锅端进了干校；十年光阴基本上蹉跎了。如所周知，从一九六六年夏到一九七六年秋，全国各省的文学园地都是一片空白。芷兰被锄，蒺藜丛生。而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不少的人心有余悸，文艺还是刚刚复兴，这本选集里，选的也比较少了一些。

这里所有的作品本来都应该是属于散文的统一的领域的。这一回选者却将它一分为三，把散文、特写、报告文学三者分开平列了。我想了想，这样做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三者之中，第一种散文应是指的抒情散文，在今天这种形式不很发达，然而这却是读者所喜爱的形式。《我赞美根》，

就是一篇很感人的带哲理性的抒情散文。将抒情散文分出来，或许会有利于它的进一步发展。而第二种散文，名之曰特写，专指人物的特写；如这个选本中选用了的，为数很多，是当今比较发达的形式。这种散文，即特写的形式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起了较大的作用。但还有第三种散文形式叫报告文学，它和特写有什么区别呢？基本上没有区别，或许只是同物异名而已。但目前在使用上已经有所区别了，我看是特写在新闻性上略多，而报告文学则在文学性上的要求更多一些。本来有些特写就已很接近于小说，它们的文学性也是丝毫不缺少的。但近来用报告文学这个名称的作品较多起来，好象也已经专门分出一支了；其着重点想来就在文学性上。

对于散文这三个不同的称呼，还可以给予另外的区分方法。那末，一般地说来，抒情散文往往是用第一人称的；特写往往是用第二人称的；报告文学则是用第三人称的。抒情散文用“我”的身份，抒“我”之情，从小我中见大我。特写则用“你”、“我”的身份，状物写事，并侧重于写“我”访问的“你”。报告文学用“他”的身份，宣叙他和他们自己的种种。这也是一种观点，或许也能供人们参考吧。

最近一个时期，许多评论家曾强调指出：文学必须真实。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恶劣文风的流毒，反对说假话，强调讲真话，是必需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话说得太死了，不能给自己制造条条框框。文学既须真实，以现实生活的真实为根据，又少不了理想和想象，离开了理想和想象的条件也就没有了文学。把真事隐去而以假语村言敷衍出来的《红楼梦》就是通过民主主义的理想、浪漫主义的想

象来反映和反击封建主义的现实的伟大典范作品。我们要努力学习应用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是真实与理想相结合、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最好的创作方法。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林彪、“四人帮”的魔影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但我们并没有怎么感觉到它，因此我们虽充满了信心和乐观情绪，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林彪、“四人帮”的面目终于充分地暴露出来了，我们想不到现实竟会这样子残暴和严酷，因此我们有点缺乏信心，甚至有一些悲观情绪，但这同样带着很大的盲目性。

今年，一九七九年，国庆三十周年到来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已经被我们粉碎，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已经上路，余留下来的问题以及今后会出现的新的矛盾，我们一定能够正确认识并给以解决，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充满信心地恢复我们的乐观情绪，现在我们是带有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的了。

我们全党的工作重点今年已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正在实现。我们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我们勇敢地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我们定能在本世纪末之前，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技的社会主义强国。让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善于用散文、特写和报告文学的武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力量吧。

目 录

序.....	徐 迟 (1)
张渭良.....	李 蕤 (1)
一个爱说梦话的人.....	辛 雷 (14)
红军团长当农民.....	洪 洋 (22)
山乡一面红旗.....	淑 耘 (44)
战斗在三峡.....	胡青坡 (65)
长港万能人.....	勤 耕 (74)
阿细族能飞的儿子.....	马国昌 (83)
三峡笑迎毛主席.....	黄振亚 (105)
从亭子间来到山里.....	骆 文 (116)
黄河之水手中来.....	吴烟痕 (132)
桃花鱼赋.....	齐 克 (140)
我赞美根.....	陈东华 (145)
攀登.....	李北桂 (149)
我们的书记梁彦斌.....	江 平 (153)
信.....	胡青坡 (171)
老师的心.....	传 华 (177)
春江水暖鸭先知.....	洪 洋 (191)
林淑英.....	苏 群 (202)
采访记.....	孙樵声 (225)
莲花荡.....	严 峻 (234)

车轮滚滚·····	吉学沛(242)
造龙的人·····	李德复(275)
“天河”赞·····	张月斌(284)
红日永远照彩虹·····	张良火(294)
唤起工农千百万·····	涂怀呈(302)
踏遍青山人未老·····	沈毓珂(324)
永葆红军本色·····	尹兴家(334)
华主席关心科学种田·····	黄国生(349)
黄泥小屋·····	碧野(355)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359)
深情的嘱托·····	谢立谦(390)
祁连山下·····	徐迟(398)
宣化店，历史的丰碑·····	庞瑞垠(452)
让祖国江湖珍宝永放光彩·····	涂怀章(466)
引吭兴豪欲放歌·····	曹建勋(483)
她在百花丛中笑·····	叶圣华(488)
永恒的春天·····	碧野(497)
落雪·····	李建纲(501)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张英(508)

张 渭 良

李 蕤

“张渭良”这三个字，在朝鲜战场上，已经成为一个奇异的力量了。当人们饿的时候，渴的时候，疲倦得难以支持的时候，被困难重重地压着的时候，总是很容易想起这三个字来。“让我们想想张渭良吧！”只要谁这样一说，饥饿和疲劳，困苦和艰难，就好象向后面退避了，人们就增加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他的名字，象一盏灯一样，在人们精神疲惫的时候，就出现了，明亮了，发出强烈的光焰。

这是一九五二年春天的事。我们志愿军一个连队，乘夜袭击盘踞在对山的一股敌人，在步炮联合攻击下，十几分钟，我们就突破敌人阵地，歼灭了大部敌人，捉到几个俘虏，并且十分迅速的撤出战斗。战斗的任务，是顺利地完成了。但是到山下清查人数的时候，发现还缺少一个伤员没有背回来。我们志愿军是在任何情形下不能丢掉伤员的，教导员就问：“大家谁愿意去把伤员抢救回来？”张渭良和另外一个战士报了名，转身又跑回敌人的阵地。

天是黑漆漆的，他们趁着还未熄灭的炮弹打着了的树木的余火，向前摸索着。被劈开挑乱的敌人的铁丝网，和横躺竖卧的敌人的死尸，不断把他们绊倒。在一场激战之后的纷

乱的战场，在黑漆漆的夜晚，很快找到一个伤员是很不容易的，而他们必须很快的找到，因为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会遭到敌人炮火的袭击。他们爬过许多炮弹坑，越过许多敌人的尸体，一直爬进敌人的第二道铁丝网，才找到了正在低声呻吟的伤员。张渭良什么话也没说，迅速的跪下来替伤员打上救急包，另一个战士，把伤员背起来就走。

“我在前面摸路……”张渭良把刚刚缴来的卡宾枪挂在肩上，就张开两手，探索着前进。

他的手摸到了带刺的铁丝网。他想找一个木棒，把铁丝网支起来，从下面爬过去。每当他潜入敌人阵地侦察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做的。但当他蜷回身子，刚一迈步的时候，轰隆一声，一颗地雷爆炸了。他眼前一黑，被震倒在地上；他的神志几乎昏迷了，眼前飞满火星。周身感到一阵麻木，他还不能立刻弄清哪里受了伤，但他知道，他是受了重伤了。

原来背着伤员在后面走的战士，此时把那位伤员放下，跑到张渭良面前。当他要扶他站起来的时候，张渭良胸上的血，已经渗透了棉军服，染湿了那个年轻战士的手。张渭良挣扎着，想从地上站起来，但是左腿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他用手一摸，裤腿已经炸出了棉絮，一大块地方也是又湿又黏，他知道，这条腿已经被炸坏了。

那个年轻的战士，伏下身子低声向张渭良说：“怎么办？我看还是先把你背回去，然后再设法回来救那个同志。……他的伤很重，救回去也不一定能好……”

“那怎么行？正因为他的伤重，死活得先把他救出去。你赶快背着那个重伤员同志走吧！”张渭良很坚决地说。

“那末留下你怎么办呢？”

“不要紧，不要紧，”张渭良说这话的时候，伤口的麻木已经变成了难忍的疼痛，汗珠已经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他为了不影响那个战士，咬咬牙，故意镇静地说：“我没有多么重的伤，我还能慢慢地走！不论怎么样，我一定能回到自己的阵地。……”

时间和环境是不允许多争论的，那个战士没有继续和张渭良作无益的争论。但他很难过，两滴热泪，滴在张渭良的面颊上。

“我们两个人的任务，现在要你一个人完成了。”张渭良好象很抱歉似的说着，解下他肩上的卡宾枪，“你替我捎回去吧……交给指导员。告诉他说，我张渭良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还要爬回去。纵然死，也决不会做敌人的俘虏。”

那个战士，接过张渭良的枪，用颤动着的手紧紧握了握他的手，就背起后面的重伤员走了。

他喘息了一会，伤口的奇痛使他有时候简直想要昏睡过去，但他立刻又苏醒过来。他睁大眼睛。“我一刻也不能在这里停留，我要用一切力量回到自己的阵地去！”他暗暗想着，于是试着坐起来。但是他坐不起来。他想翻过身匍匐着走，但右胸的伤口和左腿的伤口都疼得要命，也翻不过身来。他挣扎了好久，就咬着牙，仰面向天，用两肘和右脚支持着体重，头在前，脚在后，象游泳时的仰泳姿势一样，一点点向前面挪动。

这个年轻的战士，在往常，他是怎样的矫健呵，在刚到朝鲜的时候，千里雪地行军，他肩上背着一百斤重左右的東西，走着结满冰雪的“玻璃公路”，他一夜还走过九十多里。他一路上没叫过苦，到驻地后还自动给掉队的同志烧水

烫脚。可是现在，他的伤太重了，他这样爬了又歇，歇了又爬，天黎明的时候，他才爬行了七十米。在深夜里，他躺着没法辨识方向。天黎明的时候，他发觉他还在敌人阵地里面。他还没有爬出敌人的铁丝网。

天眼看要大亮了。这里是不能存身的。他望到前面有一个干涸的水沟，那里长满了野草和小树。他用尽全力，加速地向那个小沟挪移着。他爬行得虽然如此迟缓，但此时的心情的急切，却和快到终点的运动员一样，他知道，无论如何，得趁天没有亮以前，爬到那干涸的河沟里。

当东方发白的时候，他终于爬到了干涸河沟的小树和杂草中间。这时他才清楚的看到，他的伤不是一处两处，他一身有六处负伤。棉袄棉裤许多地方都被炸破了，左腿伤得很重，被打断了的约有二寸长的股骨已经裸露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救急包，用牙齿帮着手解开，把伤口胡乱绑扎好，一阵阵的剧疼，使他把嘴唇都咬破了。

他躺下来，摸摸放在胸膛两侧的手榴弹，他想：“活着回去，怕没有这个希望了。也许一会就会碰到敌人。如果敌人走过来，就把第一颗手榴弹抛向敌人，再换他一个两个的，剩下那一颗手榴弹，最后留给自己……”他左手握着手榴弹的柄，右手要去揭掉盖子，免得临时来不及，可是，过度的疲倦完全征服了他，他昏昏沉沉就睡着了。

他在昏迷中，也在梦境中。他象一只鸟一样，一会飞在阴沉沉的天气里，一会又飞到万里晴空中。他恍恍惚惚象又回到十年以前。父亲被地主打得满身是血，躺在一个破庙里，母亲拉着小妹妹，在父亲的面前不断擦着眼泪。……他和弟弟张渭兴冒着大雨，去给父亲找医生，风雨那样急，打

得他们满身湿淋淋的。……他们提着一包药回到破庙的时候，父亲已经断气了。母亲和妹妹在号哭。他在梦里惊恐的喊着，脸痛苦的抽搐着，嘴里发着呓语。

但是，一会儿，他又到另外一个天地里了：他们在斗争地主周剥皮，他母亲在台上控诉着，后来他背着枪，把周剥皮送到人民法庭上；他们在暖和和的太阳光下，分田插标，母亲说：“孩子！埋得结实一些，可不能再叫地主翻过手来，把咱们的田地再夺过去！”……最后，他和弟弟渭兴，都戴着大红花，母亲也戴着大红花，附近几十里的人们都敲着锣打着鼓欢送他们。临分别的时候，母亲噙着眼泪笑着说：“孩子！好好替祖国出力。你弟弟年纪小，好好把他带大……”他别了母亲，一翻身就往披着红绸的马背上跳……。这时左腿一阵剧痛，他醒过来了。

太阳已经出来了，从小树叶子的缝隙里，射进去温暖的光线。他睁开眼睛望望周围，四围此时很静寂。他想起了件什么要紧的事情，他很费力的倚着一个斜坡半躺半坐着。他解开上边口袋的扣子，取出日记本来，他想找母亲最近的来信。但是，打开日记本的第一页，就看到毛主席的像片，毛主席那样亲切地慈祥地看着他，好象和他说：“同志！坚强起来，一切都会好的。”是的，毛主席的确在看他，在给他说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张渭良深陷下去的眼睛，又发出光彩，干燥的、裂开了的嘴唇，浮出了微笑。他暗自说：“毛主席！你老人家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我一定要活着，一定回到祖国的怀抱里。”

日记本的第二页，那是彭德怀司令员的话：“同志们！一切的困难和痛苦，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能够忍受的。只

有阶级压迫的痛苦，才是最大的最可怕的东西。”这些话，平素张渭良也看见过，但只有今天，仿佛才真懂得它的意义。那些字在他的眼前变得很大，在发着光。

“是的，一切痛苦和困难，都是暂时的……，彭司令员，我向你宣誓：我一定忍受一切痛苦，回到自己的阵地……”他暗暗说着，身上觉得一阵发热，心也跳得很快，一身的伤痛好象都忘掉了。

为了防备可能到来的不幸，他把有关的文件、笔记、部队的代号，都扯下来，撕成很小的碎片，然后艰难地掀起一块石头，用手指挖了一个小坑，把那些碎纸片埋住，重新把石头放在原处。他痛苦地微笑一下，他很放心：无论如何，敌人不会再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了。

他十分疲惫了，他渴得要命。但他没有办法喝到水的，他把嘴凑近挂满露水的草尖，舐着上面的露水，随后他就又堕入半昏迷半睡眠的状态里了。

天黑了以后，他记着白天判辨出的方向，又开始仰卧爬行。他爬了十几米，碰到敌人的铁丝网。在平常，他是纵身一跳就可以跳过的，这时候铁丝网就成了一座难越过的高山。他在附近盘旋地爬行着，终于找到了个木棒。他艰难地把木棒支到第二道铁丝网上，撑开了一条缝，向外缓缓地移动，身下的一道铁丝网上的刺，挂破了他的衣服。对于六处受伤的人，这是个艰难的斗争。到了他挣出铁丝网时，就力尽精疲，又昏迷过去了。

在昏迷中，他又被恶梦缠绕着，他梦到他被敌人捉住了，囚禁在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一个黑胖的美国特务按着他，用鞭子抽打着他，叫他招供他部队的番号……。他猛

力挣开敌人的手，照定敌人脸上就是一拳，……随后他在荒岛上跑着，敌人在后面苦苦追着……。就在这时候，剧痛又使他醒过来了，他望望灰白色的探照灯光，愤怒地吐了口唾沫。

“我纵然死，也死到我们阵地上，不能叫你们把我送到巨济岛！”他这样想着，又添了许多力气，开始爬行起来。

这一夜，他又爬行了五十多米。最后，一条小河，把他拦住了。这小河真是小得很，只有一丈多宽，水也不算很深。从前，他不知道从这里过多少次，都是一跃就过来的。可是，对于六处负伤两天三夜没有吃东西的张渭良说，这就成为比黄河还难渡过的难关。他实在没有一点力气了，就躺在河岸的草丛里，闭起了眼睛。

寒冷的滋味，也许每人都曾经尝过。过去，张渭良也曾经受过无数次的寒冷袭击，过临津江的时候，他的裤子冻得外面都结了冰，但那和现在不同，那时候他蹦蹦跳跳，寒冷算什么，如今他只能静静躺着；饿的滋味，他也曾尝过，他在追击敌人的时候，也常一两天吃不到东西，可是也和现在不同，他爬到树上采野果子；如今，寒冷，饥饿，干渴，和一阵阵难忍的伤口疼痛，一齐向他袭击着，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咬着牙忍受。连小风吹着树叶飒飒的响声，初春青蛙鸣哇鸣哇的声音，四山野鸡叫着的声音，都好象说：“算了吧，张渭良！”“你没希望了，张渭良！”

在许多时候，张渭良也闭上眼睛，自己和自己说：“不行了，张渭良，没有用了。”可是，毛主席像片里的眼神，彭司令员的话，他母亲的飘着白发的影子，总又在他的

眼前照起亮晶晶的灯光。“我坚决要活，坚决要回到祖国。”最后总是这个念头把别的完全战胜。

第三天黄昏，他忍受着疼痛和疲乏，在朦胧的月光下，沿着河床，找到了三四根小木棍。然后把小木棍架在河上，把手榴弹塞在口袋里。然后把受伤的左腿、头部和身体的半边，放在木排上，身体的右半边，侧向水面，然后用右腿和右手在水里一曲一伸，一寸一寸地蠕动。一整夜的折腾，天明的时候，他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越过了小河。过度的疲劳和兴奋，使他过河后没爬几步，就又昏倒在草丛里。

第四天，烈日的蒸晒，和炮弹在顶空呼啸着的声音，使他昏迷中醒过来。他的心里还很清楚，但身体已经越发不能支持了。借着河床里小树和野草的隐蔽，他困难的脱下被夜露和河水湿了的棉衣，让太阳晒干。许多处的伤口，已经完全溃烂了，脓水和血水不断向外溢流着。可恶的苍蝇和小虫，在这时候也都变成又大胆又凶猛的敌人，一群群的飞来，围着他的伤口恣意吮吸着。有些伤口，已经生了许多蛆虫。……张渭良的心凉了一下，但随后就挣扎着仰坐起来，左手拿着树枝，赶开那些飞去又飞来的苍蝇，右手用小树枝把成团的小蛆虫拔下来，然后再把伤口包扎住。这时候，他想起白毛女，想起白毛女在深山里唱的歌子：“海水干了也要活，石头烂了也要活……”他轻蔑地摇摇头，在心里暗暗地说：“有多少痛苦，都压过来吧！我看你们把我怎么样！”这样想着，他反而觉得很平静了。他肚子饿得好象火烧一样，就顺手揪了些野草，放在嘴里嚼着。

第五天晚上，他终于爬上了河床。再有一段路，就大体脱离敌人的阵地，接近自己的阵地了。他用尽气力，向前挪